

生活滋味

不必总盼着有人时时托举、处处周全,学会自己扎根,自己蓄力,自己向着光慢慢往前走,给点阳光就灿烂,给点雨水就滋长,便是最好的状态。

“会奋斗”的花

□郑帆

忙碌了一整天,人乏眼涩,躺下又一时睡不着,随手拿起枕边老舍先生的散文集《养花》,随意翻开,本想以书催眠,竟越看越精神。

“我只养些好种易活、自己会奋斗的花草。”这一句最见性情。仅凭这一句,就可以断定老舍先生在生活中是个实在、通透且有趣的人。他说自己“没有工夫去研究和试验”,也不慕名贵,不贪稀奇,只拣那些给点水土就蓬勃的品种。这似乎是自谦,其实不然。老舍先生一辈子写文章、教书、忙里忙外,若偏要学人家养兰花、牡丹,日子恐怕早被花草消磨了,哪还有工夫写出《骆驼祥子》和《茶馆》等好作品?

老舍先生养花,养得随性,也养得认真。他说:“摸着门道,花草养活了,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,开花,多么有意思呀!”一个“老活着”,透着说不出的得意和亲昵。他写自己养了一株昙花,夜里开,得搬个小板凳坐那儿等着看,一边看一边高兴:“看着一株好花生病要死,是件难过的事;看着一株好花在自己手里活过来,是件了不起的事。”这话朴素得像大白话,细想却有滋味——他把花当朋友处,不端着,不矫情。

我也喜欢养花,但总是侍弄不好,买的时候兴冲冲,养不了两三个月就只剩空盆。去年秋天买了盆菊花,卖花的说“晒晒太阳浇浇水,简单得很”。结果我照着做,叶子还是黄了、蔫了。后来请教隔壁大爷,大爷说:“水浇多了,根都浇烂了。你这是太勤快了,秋天菊花该少浇水,多晒晒。”我才知道,每种花都有它的脾性。

老舍先生说的“自己会奋斗的花草”,大概就是那些不用天天盯着、想起来给口水喝就能活的花。养这种花,人轻松,花也自在。给这样的一方花盆一点水土,余下的路,由它自己去奋斗。而它们,也慢慢教会我:真正的坚韧,从来不是永不凋零,而是无论境遇如何,始终保有向上生长的本心,默默努力,静待花开。

秋夜更深了,书已翻到最后一页。老舍先生说:“有喜有忧,有笑有泪,有花有果,有香有色。既需劳动,又长见识,这就是养花的乐趣。”我把书合上,心想,这不就是过日子的乐趣吗?

过日子、交朋友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不跟自己较劲,也不跟花草较劲。好种易活的,就好好养着;名贵的、娇气的,欣赏别人的就行了,别瞎折腾。我有些朋友,认识了多年都不能交心,还要琢磨心思,一到有困难需要帮忙时,便不见人影了。

养些“自己会奋斗的花”,正如交些正能量的朋友。与这样的朋友在一起,舒服随性,还能互相鼓励。对着这些花,常常照见自己。人生哪有永远的一帆风顺,很多时候,我们也像这些花,身处一方有限天地,不可能有源源不断的扶持,难免遇到风雨、干旱。不必总盼着有人时时托举、处处周全,学会自己扎根,自己蓄力,自己向着光慢慢往前走,给点阳光就灿烂,给点雨水就滋长,便是最好的状态。

流年碎影

爱到无声

□陈法金

父亲走后,大哥二哥整理遗物,在橱柜深处翻出一个小小的皮包。

大哥轻轻打开,一叠大大小小、红蓝相间的本子整齐地安放在里面。大哥逐一看去,那竟是我从小学直至大学毕业的全部印记:小学毕业证、初中毕业证、高中毕业证,入团证书,市“三好学生”奖状,还有大学时期各类荣誉证书,连同往来的旧书信,尽数妥帖收纳于此。那张1985年7月的小学毕业证,历经四十一载岁月,依旧完好。

大哥睹物唏嘘,细心地将物件包好,递给一旁忙碌的我妻子:“交给老三,这些东西,珍贵着呢!”

事后大哥特意找到我,语气沉甸甸的:“老三,父亲心里最记挂的就是你。你读书这些年所有的证书,他都一一替你收好,专门藏在一个皮包里。”

泛黄的纸页,像一条绵延的时间长河,将尘封已久的少年读书岁月铺展在眼前。刹那间,热泪奔涌。

我们家兄弟三人,唯有我一路读书走到大学本科毕业。大哥高中便入伍当兵,二哥初中毕业学做泥瓦匠,唯独我,被父亲执意送进学堂,继续读书。

我自幼体弱多病,初中毕业,我离高中录取线差了四分,名落孙山。那年我才十五周岁,身形瘦小,终日病恹恹的。看着孱弱的我,父亲满心焦灼。

那时高中有政策,缴纳一笔培养费便可入校就读。得知消息,不善交际的父亲四处托人,辗转恳请学校领导,盼来答复:可以入读陈良中学,但除去学费,还要另交五百元培养费。学费、培养费加上生活费,将近六百元。在20世纪80年代末,六百元对我们家而言,无疑是天文数字。

两年前家里刚盖完四间瓦房,外债还压在肩头,大哥二哥的婚事又悬在心上。几亩薄田便是全家的指望。我记忆里,父母永远在日夜劳碌,脊背被压成了微微佝偻。

邻里亲戚纷纷前来劝阻父亲:“别再供三子读书了,把眼前的日子过好才是最要紧的。六百元,足够再砌四间瓦房。”那个年代的农村,很少有人相信读书能够改写命运。

父亲是普通的庄稼人,他并未奢望我一朝飞黄腾达。面对旁人的规劝,他只是沉默,嗓音朴实地回应众人:“老三身子弱,十五六岁出去谋生扛不住风雨,去读几年高中,权当在学校养养身体,多识几个字罢了。”

旁人只看见花销的沉重,看不见父亲心底那份隐忍的疼惜。他咽下生活的窘迫,扛住周遭的非议,硬是把我送进了高中校门。

可现实终究不如人意。三年寒窗,我只是身形稍稍长高,依旧高考落榜。回到村里,闲言碎语扑面而来。有邻居当着父亲的面嘲讽:“当初劝你不听,四间瓦房,就这样打了水漂。”

每每听到这些话,父亲从不争辩,只是垂着头,默默承受所有冷言与讥讽。他从不在我面前流露半分怨怼。那些流言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,满心愧疚与自责。

落榜之后,我做过代课老师,学过泥瓦手艺,又数次外出务工,但终究逃回了父母两间简易的蜗居里。

一夜打草包劳作结束,夜色深沉,他轻声问我:“三子,你往后打算怎么办?”

1993年临近国庆的夜晚,父母在灯下打草包,我坐在一旁搓草绳。昏黄灯泡摇曳,稻草的气息弥漫屋内,我鼓起勇气开口:“爸,我想复读一年。”

父亲骤然一怔,手上的活计停了下来。他点起一支烟,深深吸入。许久,他抬眼望向我:“三子,你真想好了?”我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父亲没有慷慨激昂的鼓励,没有动人的言辞,却以庄稼人特有的坚毅,一次次顶住家庭的重压,扛住世俗的偏见,默默托举我的人生。

往事翻涌,恍如昨日。

茶几上这一本本证书,虽然写着我的名字,字里行间,处处皆是父亲无声的付出。他不善表达爱意,把牵挂藏进皮包,把隐忍埋进骨血,把坚毅化作托举的力量,所有深沉的父爱,尽在不言之中。

心香一瓣

最美的姿势

□周衍会

12岁那年春,我骑自行车摔倒,造成右小腿骨折,在村里找了个医生治疗。3个月后,拆去夹板,我试着走了几步,站在一边的母亲突然说:“你再走几步。”我就又走了几步,只听母亲失声叫道:“儿子,你的腿……”

“没事啊。”我来来回回走了几圈,抬头冲她笑了笑,“一点儿也不疼了。”

“可我怎么看你走起来有点跛呢!”母亲说着,眼圈不由自主地红了。

我的心一沉。我已经上五年级,开始爱美了,我急忙走到院子里,在平坦的水泥甬路上走了走,真的,怎么感觉两条腿好像不是一样长,肩头也有些晃动。那一瞬,我的心里一片冰凉。

回到学校,我腿瘸的消息很快就在班里传开了。有调皮的男生问我:“你的腿真的瘸了吗?你起来走两步……”但大部分同学很友好,他们见我不开心了,就说:“别听他瞎说,你的腿没事,真的,谁骗你是小狗。”

可他们越是这样说,我心里就越难受,因为心里有阴影,走起路来就特别紧张。平日里,我也是尽量不出教室门,一个人待在座位上静静地看书。

那段日子里,自卑像一座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,整天疑神疑鬼的。这种情形持续了有半年时间,尽管也在同学面前说笑,但那笑容背后,却是一颗极度敏感、脆弱的心。有一次体育课,体育老师教我们打篮球,内容是三步上篮。在讲解了动作要领,又示范了几次后,他点名要我们一个一个练习。由于我是排头,他第一个就点了我,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,篮球已向我飞来,我顺手接过,运球前进,调整步伐,到了罚球线附近,我开始做动作,在心里默念着:“一,二,三。”起跳,抛球,只见篮球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,“啪”的一声,打板入筐。

“棒极了。”体育教师一边拍着手,一边大声说,“大家都看清楚了吧,最后一步腾空时抛球。”他捡起球,扔给我,“你再给大家示范几个。”

那天,我是球场上最风光的一个,在分组练习时,我一次次运用娴熟的三步上篮动作,将皮球精准地投进篮筐,赢得了一阵阵喝彩。下课了,我昂着头,迈着轻松的步伐向教室走去。刚到门口,听到有人叫我,回过头,几个男生正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。我有些不明就里,看看身上,又摸了摸脸。这时,一个人说:“你走路的姿势,挺正常的。”

“走路的姿势?”我一愣,这才意识到,由于极度兴奋,我竟忘记了自己的腿是有毛病的。我下意识地走了几步,奇怪,真的觉不出有什么不适了。我再抬右腿屈伸了几下,一切正常。

从那天起,我找回了自信,不再纠结自己的走路姿势了。事实上,我的腿本无大碍,一开始是因为刚康复,还不适应。后来则是因为心理暗示的影响。

一晃,就到了恋爱的年龄。第一次跟女友约会是在公园里,天很热,我去为她买水,回来后,她瞅着我,抿着嘴笑:“你走路的姿势很有特色啊。”

“是吗?”我一愣,因为对女友是一见钟情,我心里就有些紧张,略一思忖,我还是坦然相告:“小时候,我的右腿摔伤过。”

“怪不得呢。”她甜甜地笑了,“我爸走路也是这个姿势。他的腿摔断过,我小的时候,深夜发高烧,他出去找医生,不慎摔在一个石头坑里。”

说完,女友挽着我的胳膊,轻声说:“你知道吗?在我的眼中,这是最美最温暖的姿势。”

